



官板

讀朱隨筆

卷四
止

讀朱隨筆
卷四

768
4止





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小注卷四

吳縣席永恂 漢翼

受業 婁縣趙鳳翔 魚裳 叅校

嘉定侯 銓 秉衡

太倉王前席 漢廷

男 宸徵 直方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八

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愚按霍光大節欠處莫甚於許后之事亦自其平日家庭間不



能正身化家。以致妻子驕溢。釀成大禍。故欲大節之無虧。必自謹小慎微始。

答徐子融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愚按於此。最可見朱子教人之不苟。當與卷五十五答安仁吳生等書同

看。

又答宋深之曰。五峰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愚按古人於師友之文。不欲輕爲傳本。如此何等慎重。答葉味道言。陸子靜居親喪。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而反以朱子祔與遷自是兩事之說爲不

然愚按子靜之薄於親亦自其學術之差來。

鄧衛老問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朱子答云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愚按言循理亦不甚差但朱子最怕人硬說不切身體貼。鄧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亦云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答鄧衛老言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愚按今人論治往往如此。

鄧又問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朱子答曰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愚按論封建者明沈一貫人品雖不正然其言却多可採。

讀身隨筆卷四 三
答張敬之論必有事焉一段曰。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以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愚按朱子雖有取程子之言。而至講孟子。則不依其說。是何等權度。卷六十一答林德从亦云。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九

答吳斗南曰。哀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

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愚按觀此則淵源錄乃朱子未定之書。

答陳衛道曰。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愚按此亦性字切要之解。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尤明。

言身錄卷四
四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根本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個主宰。其實只是一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僞判然二物也。愚按觀此條。則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處。可見其未嘗有所偏矣。果齋李氏所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者。亦是此意。

而豈如姚江所謂晚年定論也哉。

趙致道誠幾圖。辨胡氏同體異用之非。義理最爲精微。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

相傳朱子易簣時。尚改誠意章注。然文集卷六十答周南仲二書。卽是今誠意章首二節注。一字無差。不知何故。

答章季思曰。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

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愚按約禮似尚有力行意。朱子於此却以敬該之。恐未安。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

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先當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若何也。愚按論一管仲。便是唐虞黜陟之法。此是何等樣

胸次。

潘子善問云。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朱子答云。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愚按忠字界分。尚未明言。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愚按魏莊渠

論敬多用略綽提撕四字。蓋本朱子。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一

答林德久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愚按夫子所謂起予。正是如此。又曰。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所謂朋友疑。卽是卷五十八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言身隨筆卷四
又答林德久曰。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愚按高顧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只說得虛空底包四者而已。

又答林德久曰。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類有數

條。皆爲此論發也。愚按橫渠形潰反原之說。雖與釋氏覺性常存。老氏死而不亾之說不同。而與程朱之意亦異。

答歐陽希遜曰。孔子只是說箇爲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卽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卽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愚按此條當與仁說同看。

歐陽希遜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朱子答曰：明道之言高遠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愚按：明道講必有事焉，繼之者善之類，與朱子絕不同，而不害其為道統相承者，以其本領處無不同也。若高景逸之講一貫知本，則不得以此為例矣。

答嚴時亨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愚按：此看信字專就言上說。

嚴時亨亦疑明道所謂繼之者善曰：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閒慢處。朱子答曰：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

言外隱筆卷四
六
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愚按葉氏近思錄集解於此條絕不說破，別自一格處，殊疎。

嚴時亨論曾點一段，大約言點不是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先理會要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爲之也。三子規規事爲之末，則所謂不知其仁也。朱子謂此

一段說得極有本末，愚謂曾點之自得，又須看得與姚江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繼之曰：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又答歐陽希遜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二

答張元德洽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

讀朱陸筆卷四
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愚按此書之首。有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等語。蓋黨禍時言也。而勸人讀書成誦如此。孰謂朱子晚年專事本體哉。

又答張元德論介甫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一時諸賢不向源頭與之商量。便以不可以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此論最公。

又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愚按此是朱子解經。高於諸儒處。觀其與張南軒商訂癸巳論語說。都是此法。明之先輩作經義。多祖述此。故其制雖始於安石。其體雖定於王唐瞿薛。而其法實本於朱子。明乎朱子此法。方爲真經義。誰謂舉

業盛而聖學亾哉。

張元德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工夫。正當於此看取。愚按物欲之根。卽陽明所謂隔日瘡也。然其論工夫。則與朱子不同。學者辨之。

朱子與張元德諸書。論春秋者。止狩河陽許世子二

事。不說其不是。想其所作春秋傳。必多可觀。

又答張元德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愚按卷五十一有教黃子耕靜坐一書。亦是明道之意耳。

張元德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朱子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

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愚按五十二卷答吳伯豐觀之。則知大全中不載論孟或問全本。固自有見。

甘吉甫問曰。蔡文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卽月窟亦爲春也。朱子答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以對待而

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咏。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甘又問云。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朱子答曰。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卽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愚按陳幾亭論羅整菴理氣合一之

說亦引程子善惡皆天理爲說蓋卽康節所云三十
六宮俱是春也性理大全雖載康節此詩而小注殊
不分明讀者不知其爲何說是最疎略處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
者何事然旣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
咕誦言以答旣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
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
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愚按此病今人多有之
被朱子一點破使人無地容身矣

答傅敬子曰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
問不濟事又云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
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愚按此等處皆見朱子不
屑之教誨當與答安仁吳生同看

答常鄭卿曰頃年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
生誦書旬日一試似亦有益愚按此法居教職者當
知之

答李晦叔曰氣一也至於心者則爲志氣至於形體
者卽爲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

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愚按觀此。尤可見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是以氣言。

余國秀問。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已時是心存。不由已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爲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爲心之病。朱子答曰。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當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愚按李敬子所云。與黃勉齋之說合。朱子此答似尚屬舊說。

李敬子問。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朱子答曰。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卽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毆擊。則非所宜矣。愚按處鄉黨惡俗。當如此。

又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愚按今人解至善。多似李敬子話頭。亦未之考耳。

李敬子又云。周舜張以爲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融。

言外圖卷四
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卽其所知而求得其
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
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
旋當則言之。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
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
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愚按朱
子之答。未嘗以周說爲不是也。益知至善非萬理明
盡之謂矣。

答李敬子曰。四游之說則未可知。所謂六合之外存

而不論也。然却云。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
可不讀。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三

答孫敬甫曰。世衰道微。異說蜂起。其間蓋有全出於
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已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
足謂之學矣。愚按爲已而異端者。象山是也。然則論
語所謂君子儒。所謂古之學者。其淺深同異。固不可
一槩論乎。

答孫敬甫論陸學。曠目切齒一書。書首有衰年老態

等語。真可謂破晚年定論者。一確証。當全看。

答孫敬甫論格物傳曰。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用已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趙人也。愚按朱子文字。亦每喜使事如此。

答吳元士論樂律一書。當同律呂新書看。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四

與鞏仲至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却先云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看其下語。何等地步。

又與鞏仲至論平澹二字曰。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澹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澹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愚按東坡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澹。如朱子之說。則是平澹之後。乃能絢爛。蓋其所謂平澹者。各有所指而不同也。

又答鞏仲至曰。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

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為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為安也。愚按觀此直卿亦是以聚徒為生。

又答鞏仲至曰：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托，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愚按先秦之書，多有不可憑據者。

朱子於聚星閣照壁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亦再三斟酌其位次，可見其凡事不苟。

答江彥謀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愚按此雖以一貫言之，然論仁體者亦當知此。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此即念臺所謂中和說四。

答或人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

言身錄卷四
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愚按此似破察識端倪之說。

或問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朱子答曰。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愚按劉念臺以慎獨爲講學宗旨。是豈知明道之意哉。

又答或人曰。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

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愚按言不可有意求約如此。

又答或人曰。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舍存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竝較量。思前算後也。愚按觀此則山木一章歸結到操存。只是要人敬以直內。是指示人直截之法。若窮理集義本末具備之功。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又答或人曰。鄉愿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

愚按張禹孔光真其人矣。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五

尚書序注曰。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櫟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愚按此最足以破今文古文不同之感。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六

著卦考誤當與易學啓蒙同看。琴律說當與卷六十三內答吳元士書及律呂新書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七

易象說亦是易學之綱領。

中庸首章說以敬以直內爲致中。義以方外爲致和最明。

已發未發說此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是一時筆。明道論性說定性說蓋此二條是明道要緊底話。故朱子特爲之說。

觀心說仁說此二篇是朱子要緊文字但集中誤載張南軒仁說而反以朱子仁說爲序仁說載在張說之後愚嘗見別本無前篇真西山讀書記亦明以前篇爲南軒仁說

王氏續經說一篇可爲輕於著書者之戒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八

觀井田類說儀禮釋宮二篇可見朱子每講一事必先究其綱領

學校貢舉私議一篇真足爲今世之藥石

卷六十九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

讀呂氏詩紀桑中篇是詩學之綱領 另有讀詩紀序在卷七十六

讀唐志一篇闢辭章之學讀大紀一篇闢釋氏之學讀兩陳諫議遺墨闢王氏之學皆是要緊文字 別集卷八釋氏論二篇可與讀大紀參看惜其多缺字讀蘇氏紀年一篇最可體會一貫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又曰每夜

讀朱子集注卷四
三
熟寐至五鼓初。卽攬衣起坐。此卽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又曰。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朱子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轉運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

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又曰。謂曾

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愚按以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爲一則是一爲虛無寂滅之一而非一理渾然之一矣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一

記和靜先生五事其一云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愚按論語所謂無違恐不如是若和靜果有此事不如曹月川遠矣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謂太極是生兩儀不是包兩儀

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愚按包與生二字學者當理會

記濂溪傳云國史載太極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一字也愚按史臣不明理其弊如此

偶讀謾記內如論子華子之僞孟子排淮泗之誤與夫疫疾之不當避學者皆不可不知末後脩禮書一條想是朱子初修原本與後來改定本故有此論於承叔則考其事蹟於伊川則定其年譜此是朱子

讀朱陸筆卷四
論世之學。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二

北辰辨聲律辨開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極辨皆是經史之綱領。

尹和靜手筆辨皆是言語錄之不可廢此遺書所爲述也。

觀雜學辨所辨蘇氏易解諸條真尹和靜所謂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歐陽公事蹟曰公嘗謂前儒注諸經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

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已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嗚呼此其用心公正豈子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焉。

雜學辨辨蘇黃門老子解曰聖人所謂上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愚按此當與卷七十讀蘇氏記年并五十二卷答

言身錄卷四
姜叔權論識心同看。

雜學辨辨呂氏大學解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愚按此與卷四十六答黃商伯不同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三

胡子知言疑義曰遺書中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愚按理氣合一之論只可如此說此當與卷六十二答

甘吉甫天根月窟一條同看。

性無善惡心無生死此兩言誠是知言中大病。

知言謂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朱子曰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爲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耳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曰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愚按觀此則程子之所謂識仁豈可不善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四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曰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敦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愚按朱子惟恐人不知義利之辨故隨處指示如此

觀同安縣諭學者數條及策試勝喻真足破俗吏之習白鹿洞學規玉山講義增損呂氏鄉約皆學者所當熟玩而滄洲精舍諭學者一條尤足令初學興起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五

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愚按朱子以困學名燕居之室而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其自勵深矣今人不但不能學并不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哉

戊午讜議序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此二語斷盡南宋諸臣之案

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

讀文隱集卷四
三
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愚按朱子之言如此。今人竟置注疏不讀，何哉。中和舊說序當與魏莊渠與余子積書同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云：代劉恭父作。今人代筆文字，蓋朱子所不能免。程子文集中亦有代人作者。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六

傅伯拱字說發明吉禮尚左之義最好。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七

存齋記所云：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

見乎參倚之間。此似觀心說所譏者。其爲未定之論無疑。

通鑑室記曰：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此二語是讀書要法。

建陽縣主簿廳記曰：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愚按主簿之職如此，誠任之而使克盡其職，豈不有以分令之煩哉。此當與洪武教民榜

文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九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曰。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游宦之邦也。愚按朱子之言如此。然近世刊程朱闕里誌者。何與。

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日。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

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怠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

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愚按觀此記則知所謂不可使知之者非不欲其知明矣。

韶州濂溪先生祠記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愚按此等語說盡古今爲學之弊。又云濂溪先生者

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下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

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愚按論社倉者。必明於青苗之弊。而後可。又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曰。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然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愚按朱子不苟

從人。而又不掩人善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見其晚年之論矣。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二

跋李後主詩後。此寥寥數語耳。却可見異端之流毒。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

跋余巖起集云。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

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
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
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
反。是孰使之然哉。愚按此極似今人病痛。然懲此而
一槩以剛介質直爲尚。又恐有東漢黨錮之病。君子
之言行。其必務乎中乎。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四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
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

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
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
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
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
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
此者。愚按此條當與程子作字甚敬同看。

跋程沙隨帖云。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
不純。而誦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于道者。師其所當
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愚按富鄭公趙清獻皆當以

此例看。

跋病翁先生詩。謂學詩且當以文選樂府諸篇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愚按此是朱子晚年之語。以此言之。則王李之學漢魏。未可全非。但不當背理耳。為經義者。又豈可舍成弘嘉隆之規矩。而思立異以為高哉。

朱子題跋。在於偽學禁後為多。大抵不欲以文自見。而聊書數語。以應人之求。此亦可見朱子苦心。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五

調息箴不知是何年作。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六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可見其鄭重。內云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淆亂。朱子此刊。所欲正者。不過篇帙之次。如易之十翼。當自為卷。詩書小序。不當冠於篇首。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曰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

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愚按惟張邵司馬乃可云殊轍同歸若金谿姚江是適越而北趨耳何同歸之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七

朱子祭南軒文共四篇一訃而祭一葬而祭一祭於祠一祭於墓其友朋之情亦篤矣。

祭蔡季通文凡二篇一止有嗚呼哀哉四字一寥寥數語其不欲以語言觸世網如此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八

劉珙神道碑珙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愚按此論最公又珙因上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因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真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竦然改容愚按此可爲納約自

牖之法。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三

朝散黃公墓誌銘言黃諱瑀福州郡閩縣人子翰從學考宋史新編蓋卽勉齋之父也。又按誌稱瑀卒乾道四年卽以其年葬其長子杲。後公十二年卒。然則此誌蓋作於葬後而非埋於壙中者也。又按誌中尙未言以女妻直卿。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四

韋齋遷墓記云。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

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旣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日。遷于里之白水鷺子峰下。又云祝孺人後二十七年卒。又祝孺人壙誌云。孺人乾道五年九月卒。明年正月葬於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愚按朱子於韋齋之葬。遷之於二十七年之後。又與祝孺人之墓相去百里。不知何故。又卷九十八有韋齋行狀云。公卒之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

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乃卜以慶元幾年。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僧舍之北。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五上

張德遠行狀中直言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絕不爲李公諱。又後張公論赦曰。綱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上用公奏。綱得內徙。輕疎二字似亦足服李公。又將西行奏曰。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寅緣附會。其端

甚微。此說得小人情狀最透。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六

陳俊卿行狀論小人招權納賄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此當合前張德遠之言看。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九

在南康日。按圖經古跡行牒。僚屬如陶侃陶潛劉恕之類。一一訪問。最得大體。

以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註解示俗。最足破異端之

說

當與下卷勸諭榜同看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云。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愚按朱鈔。卽今之串票也。今律亦有朱鈔字樣。又社倉事目內。有印曆字樣。蓋卽印簿也。古人謂票爲鈔。謂簿爲曆。

朱子大全集卷一百

以居喪之禮教民。榜文最得整齊風俗之本。勸女道還俗。榜尤有益於風化。

朱子別集卷一

與魏元履書云。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愚按洪景盧不滿於朱子如此。

又與魏元履書。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愚按吾儒未定之書。輕易傳出。此最宜戒。

朱子別集卷四

與劉共甫云。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

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愚按此書內言及荊州事。蓋自乾道五年。共父爲湖北路安撫使。以後語。正朱子居喪時也。可見朱子經一番變。故學問愈加不同。又按此書內言及孔明擇婦得醜女。似共甫爲人。不免聲色之累。著又與其甫托以元履之弟。誠之。欲其以不費之惠。哀憐之。此亦不免有時俗通融之意。然說得甚委曲。非欲其以恩掩義也。

與方若水云。士民薦舉之類。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與魏某云。俚俗謂坂爲富。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卽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愚按此字甚奇。

朱子別集卷五

與方耕道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

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旣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

又詹尚賓問。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答云。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愚按觀此。則狂者進取。只是箇有不爲。而能有爲之人。蓋有不爲者。未必能進取。而進取者。未有不本於不爲。朱子又云。鄉愿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

深。不肯變耳。此言又深得孔子過門不入之意。

朱子別集卷六

與林擇之云。來此間非苦案牘。卽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愚按居官與讀書。自是一事。此子夏所以言仕而優則學。

也。

又與林擇之云貧而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欽夫頗以刊書爲不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愚按觀此則朱子貧時亦嘗以刊書爲生計矣。

又與林擇之云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愚按此惻隱之心塞乎天地之間在腔子滿腔子在天地滿天地。

朱子別集卷七

至樂齋記最可見小學大學之次第然必有心平氣和之象然後去讀書窮理則語之至者不至扞格不入而其粗厲而不平者不得感而入焉。

朱子別集卷八

釋奠申禮部檢狀此因淳熙六年頒降編類祭祀儀式而申內云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

世法今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為得愚按此則聶氏圖非朱子所取

回衆解元啓云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做俗不能無望於羣公愚按朱子於四六文字中無非儒者氣象如此

讀朱隨筆卷四終

天保四年刊

右讀朱隨筆四卷乃當湖先師讀朱子文集而記之者也先師於朱子之學精察力行故生平於朱子之書篤嗜不倦深懼嘉隆以來之儒者顛倒早晚蒙混是非使朱學晦而不明也因取文集中孰為已定之說孰為未定之說孰是初年之論孰是中晚之論無不條分而詳註之雖闡發不及數言而朱子一生先後截然有非異學所得而假借者學者讀文集而不得其持得隨筆而參觀之而朱子之學不難瞭然於心

目之間。凡挾持邪說。欲以調停兩可者。亦可不
辨而自熄矣。先師嘗謂學部通辨。乃朱子功臣。
愚謂讀朱隨筆。乃真朱子功臣也。原本自三十
卷起。至別集八卷止。係先師己未庚申間。丁封
翁憂時所輯。尚有讀禮隨筆一編。行當嗣錄。以
公同志云。昔康熙丁丑。桂月既望。雲間受業趙
鳳翔魚裳氏謹識

